

反倒头昏脑胀腿发软。某一次正念没发好或没清理好自己，或念力不够强大，或一思一念不在法上，也会头昏脑胀。修炼真是太严肃了，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作指导，尽显无遗。近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再也没受干扰过，头脑一直很清醒，以上偶尔受干扰的那些状态再也没出现过。这就是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法上的结果，就是大法同化得越多，干扰就越少甚至没有的结果。

来日无多，时不待我，须再勇猛精进，不断突破与超越，圆满完成师父及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b>明慧周刊</b>	2004 年
		11 月 11 日
		特刊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选登(5)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	2
撑起一片蓝天 维护大法到底	18

##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

文/东北大法弟子

作者前言：我曾是一个家庭生活条件优越、养尊处优的女孩。得法仅几个月镇压就开始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修炼，证实法和个人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大陆的险恶环境下，一步一步走了过来。曾有一个常人对我说：原来看你做什么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看到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修炼，真让我佩服，你这一生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我写文章的唯一目的地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经历后，能坚信大法、坚修大法，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放不下的人心，错过这万古机缘！不要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

一、“悠悠万世缘 大法一线牵”（《洪吟二》）

小的时候，我记事很早。大约三四岁时，每晚大人们都睡熟了，我也不睡，我总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窗帘或蒙被的帘，我看到上面有楼台亭阁，有女人也有男人。我经常能感应到要发生的事，甚至别人要说的话我也能预先知。我知道我的肚子里有个世界，世界里有火车、有汽车、有百货商场，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我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对立的（现在知道了是道家的阴阳学说），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象有个电视机一样不断的在播放着。

在我上小学之前，大概五六

岁左右。大人们常问我，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对他们讲，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做一件最大的事情，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这一生就要做这么一件大事，等我死了之后，我也要人们永远永远都记得我。如果我要是能不死的话该多好，我永远都活着。

上初中的时候，我很迷惘，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活着。我让同学在我的日记本上画了很多梅花，写上我为自己起的笔名“寒独”。我觉得我象梅花一样“凌寒独自开”，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心，我常常写日记跟我心中的神说话，我觉得他能理解我，他在保护我。

高考的时候，我只因一分之差没有上一所重点本科院校而只去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我知道三年的寒窗苦付之东流，人无法抗拒命运，一切要顺其自然。

大学校园犹若半个小社会，很多人都戴上了假面具。我不是很喜欢我的专业，所以常常逃课，在我们系的女孩子中，我逃课数第一。幸运的是，我从未抓过补考，好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逃课的时间里，我常常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我曾在校获得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摄影比赛三等奖、歌唱比赛优秀奖，我曾担任校广播站英语播音员。大家当时很多人是凭着人际关系获的奖或进校广播站，而我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获的奖。现在我明白了，我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为了今天在救度众生中，讲清真象所用

续多个整点发正念下来，我简直到了虚脱的地步，两肾隐隐作痛。后看了同修《到北京发正念去》一文后，方知炼功少所致。于是我决心加强炼功，但确实抽不出时间，本来每天只睡5个小时左右，如再炼两个小时只睡三个小时担心睡眠太少，次日做事效率不高。因我以前是属于那种睡眠需要保证8小时的人，否则次日头昏脑胀。现在破例5小时已是了不起了。固有的观念与习惯束缚着我，使我仍原地踏步。

师父看我太不悟，这方面太懒，太不精进，就重锤敲醒我。我梦见一棵大树，一半树根是空的，里面是一泓清亮的水；而另一边则根须四延，上有泥沙覆盖。我惊醒，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常人中（中医认为肾为生命之树、生命之根；在五行中肾为水，也称生命之水。那半边有一泓清水是好事，但另一侧却无水，树根四处蔓延，反被泥沙淹没。说明肾不好啊！我当年正因肾疾才走进大法的，被迫害的几年中肾功能严重损伤，出现小便失禁，下肢浮肿，脸呈蜡黄色。根被掩盖说明执著还在掩盖着！）

我当时有种恐慌感，同时感到愧对师父：炼功这么一件容易的事，都要师父操这么大的心，亲自督促。我又看了《大圆满法》“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是一种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他在修炼者小腹处旋转不停，不断的从宇宙中采聚能量，演化能量，并将其转化为

功，所以，修炼法轮大法长功开功特别快。”“动作一方面是用强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机制加强，从而达到法炼人；另一方面在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只修心而不炼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

法理使我清醒，理性。于是我决心突破，晚上12点半发完正念后，炼完功再睡，我炼1个半小时，次日早再炼静功一小时。开始的两三天，人显得很疲惫。有同修劝我说：“要注意休息，我们毕竟还在人中，身体还受这层时空的限制，而且精神状态总不好，不利于给常人讲真象。下来后我心想：不，我就是要这样，这些观念还是人的东西，我必须彻底清除。我是师父的弟子，只要我念正，没有什么能干扰得了我，阻碍得了我。心性多高功多高，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只要我坚定正念，物质的东西就会改变。炼功本来就是吸收高能量的物质来改变本体，那么本体改变越大越不受这层时空的制约。即使一段时间出现疲惫感我也要坚持。我的生命本来就是用来救度众生的，时间不够用，我只能在时间上突破，而且我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果然这一念坚信下来的第二天，至今再也没有出现疲惫感了。相反精神越来越好，身体轻盈，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大法的奇妙无法让我言表。

以上这一切归正与超越后，大法对我的要求越来越严。只要我偶尔赖床多睡一会儿，起来后

间救度众生，只要我们做正，它们再干扰，师父绝不允许，我们也可以发正念解体它们。那还有什么难的？还有什么怕的？还有什么行不了的？

顿时我真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心里容量空前增大，身心充盈着大法的力量与正念，怕心、顾虑心那种低迷的情绪就这样瞬间烟消云散，真正的溶入到今天的正法进程中来。

在救度众生方面，受过两次干扰，但都被我正念铲除。有一次，一同修对我说：“曾经进过劳教所的×××又被抓了，你可要小心点啊！你我都是本地榜上有名的 重要人物，安全重要啊！”这话中有言外之意，我回来一想，这言外之意绝不是师父要的，而是旧势力干扰与安排。师父要我们理智注意安全的同时正念正行。于是我想：我绝不再上你旧势力的当，要全盘否定，要全面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及邪恶干扰。于是我每每正行前都提前几天多发正念。

后又有一次，一同修以非常关心的口吻说：“你以前付出那么多，承受了那么多，也做了不少事、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你爱人和孩子也遭遇那么多不幸，我想你要多为他们考虑，这方面的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当时我感动的首肯，但回到家冷静思考，师父要求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精进不停”，我怎么能停呢？这几年被剥夺人身自由，我已失去了许多做好三件事的宝贵时光，怎能再怠慢呢？家庭方面

再严格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好，安排好家庭生活，管好孩子，关心丈夫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能陷入其中。我们是大法的因素构成的，大法造就我们，不是让我们来当人的，而是让我们救度众生的，我们无权自作主张。大法因素构成的生命是无私无我的，是区别于旧宫体为私的众神的。无私就应该把自己溶入正法中。只要我们学好法，发好正念随时发现铲除阻挡我们同化法的一切执著与人心。精进不停，完全同化到自己所升华进的那一层次的法，大法的因素正的力量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一切邪恶就会被我们踩于脚下，被我们销毁。我们是未来宇宙的主宰者，是宇宙的捍卫者，助师正法的含义之一就是降妖除魔，怎么能反被它们所牵绊呢？更何况还有师父，有正法，神助我们！于是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第三个是炼功与时间束缚的突破。

炼功一直以来是我不太情愿的事。我本来得法晚，在劳教所三年炼功少，回来后一直太忙，又受恐吓，睡得太少，怕影响次日的工作与学习的常人观念之影响，没有保证每天炼完五套功法。七、八月份时甚至很少炼，因而我本体改变不大，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特别是以前的“腰疾”时不时的出现。学了师父要求炼好功的讲法，我深感问题严重，一直在想突破，但迟迟迈不开这一步。

九月初某日，我白天晚上连

的。我与一些学生讲真象时，他们得知我在大学里取得的成绩时，很敬佩我，讲真象也容易了很多。

看到大学校园里，大家为了争夺奖学金，不择手段。看到男同学与女同学那不检点的行为，我的心里很是厌恶。我发自心底，常常的哀求：我不想随波逐流，我真的不想学坏，能不能有什么理论来指导我，不让我学坏呢？于是，我翻阅了一下基督教的《圣经》，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又去了一个佛教徒家看佛教的书，看到书里写的都是让你做好事，将来好得到福报。她也跟我讲做好事会有好报的，我看到她为了求福报而去信佛的心，很厌烦。我想，我如果要是相信神佛的存在，我就去按照神佛的话去做，不求福报。这才是真信呢！

1999年2月12日那天，那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此时正值北方的寒冬，天还未亮，我独自一人找到了法轮功的炼功地点。炼第二套功法时，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看到了旋转的大法轮。师父给我身体里下的法轮也在飞速的旋转着。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种超常的现象，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等待的，这就是我要找的，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找到他。从那一刻起，我坚修大法，无论以后的风云突变还是艰难险阻，我从未动摇过，也从未怀疑过师父和大法。

我第一次打坐的时候，就能双盘上了。当时我心里一震，想

起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天天练习压腿，原来就是为了今天能双盘腿呀！听到美妙的炼功音乐，我觉得这是天上的音乐。那时我炼功或看书时，常常泪流满面，我感受到师父的洪大慈悲。我也常常哭泣着问：为什么安排我得法这么晚呢？

## 二、重压之下矢志不移

1999年5月份的某天，那时我还上大学。老师找到我，告诉我：“你今后再去公园炼法轮功，学校知道了就开除你。”从第二天起，每天清晨醒来，我就想：我要去公园炼功，这就是护法。一下子困倦、疲劳，都烟消云散。每天我都神采奕奕的去公园炼功。我当时很奇怪，最爱睡懒觉的我，状态怎么会这么好。在师父的后期讲法中，师父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我这才明白，那时慈悲的师父在加持我。

能坚持在公园炼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日益增加的压力，炼功的人群中不同心态的人也显露出来。炼功点上常传来不同地区学员因炼功被迫害的消息，经常搞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正准备炼功时，我突然想：我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如果能用我的生命来维护这伟大的佛法将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这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一件事啊！人间的死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为维护法而付出的生命将得到生命真正的永生，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件

事情啊！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溶于法中了，放下生死，维护大法，那是生命无上的殊胜和荣耀。所以，在后来迫害大法的艰难日子里，这种境界的自然流露使我突破了“人”的所有阻隔。99年7月23日顶着压力去公园炼功和两次进京护法的过程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我家所在地区的功友普遍得法较晚。大家进京护法多是为了圆满，很多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常人之心，达不到证实法的目地，一旦被迫害后，起到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有的邪悟了，有的不敢出来了，有的散播假经文……。我当时分辨不清这复杂的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一个人静静的在家学法。因家中做生意，白天来往的杂人较多，我经常晚上一人住在库房看书，一直看到天明。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我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剩余的时间就看书，有一次我的心非常静，一天看了两遍《转法轮》。师父的三套讲法录音，我只听上几句就能分辨清是师父在哪个地区的讲法。那时我感到自己的思想业力被大量的消除，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这为我以后出来证实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那时我只顺其自然的偶尔讲真象，并不重视。在2001年初，听功友说：建资料点缺钱，我就拿出积攒的零用钱给功友，功友含着泪，激动的接过了这1000元钱。这样我也就参与资料点的一

些工作了，协助传递经文和真象资料，去看守所和劳教所送经文。有的时候资料点印出来的资料堆积很多，我空闲时间常常去发资料。

白天，我去安有防盗门的楼里，我是一个女孩进出较方便。后来明慧网通知发正念，看到师父一些讲法之后，我每次发真象资料之前，我都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让防盗门打开，让我把救度众生的真象资料顺利的发出去，让每份真象传单上都带有我最纯正的正念，让看到传单的生命得以救度。”我每次发传单都比较顺利，几百份真象资料很快就发完了。

晚上，我独自一人发真象资料到凌晨，有多次我口渴难忍，凌晨是没有地方可以喝水的，我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我一边背师父的讲法一边鼓励自己，直到发完最后一张传单。有的功友因我是一个女孩为我的安全担心。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所做的事是最神圣的事，不会有问题的。师父也常常用各种方式点化我，鼓励我。

参与资料点的功友不断的被抓，资料点也接连被破坏。好多次在梦中，警察来抓我，我都发正念铲除了。在人间的表现就是许多次魔难都在师父的呵护下避开了。

### 三、惨痛的代价

我去一个城市学习时，通过功友A结识了功友B，A是一个女孩，曾与我在同一个学法小组，B是一个男孩。B因没有走正自己修

这么多，我该安抚他。但是又产生了过安全、平稳生活的求安逸之心。可每每看到师父要我们抓紧救度世人的要求时，我又急得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救度众生，就有可能再次被抓的危险；不去救度众生，又没有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我进退维谷（当时的不正确认识）。由于在同化法上没有新的突破，心性跟不上，黑手烂鬼不停的干扰，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反倒不如从前，出现了一小段时间的低迷，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心性甚至不如进劳教所前。

于是我去找这些年出的真象光盘来看，还看《明慧周刊》及《正见》。看到国外大法弟子几年如一日，不辞劳苦的讲真象，揭露迫害，震慑邪恶，以帮助大陆大法弟子的行为使我深受感动，自愧不如；《明慧周刊》上许多大陆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故事，大大的鼓舞了我。每每这时，我会激动不已，产生要抓紧救度众生的强烈愿望，但往往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一切又平静如初。这样循环往复多次。

我觉得这样不行，必须在法上提高才是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办法。我便开始放下一切，潜心学法。但三年多没学法，师父这么多经文完整的看一遍都需一段时间，根本做不到深入的理解法。此时，师父相继发表了《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我反复的读背，深入理解法，觉得力量与勇气从我身体的某处涌出。此时我又听了同修学

新经文的感想，受到一定启发。

我反复学《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特别反复读背师父讲的：“你们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人中走出来，是从被这个旧的宇宙，无尽、数不清的无量众生所构成的各种因素束缚的旧穹体中走出来，从穹体的成、住、坏、灭的最后的最后的环境中脱胎出来。”有次，我在读背时，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那个从千丝万缕的束缚中层层解脱出来，一切捆绑、一切束缚在垮垮下落的过程，瞬间我感到一身轻。顿时，一直围绕我的症结终于解开了：2000年自己被抓前，师父没有讲明有关正法的法理，没有教我们发正念。那时的走出来证实法完全是靠正悟，放下生死，献身与正法的豪壮情怀。而现在绝不是这样，师父来正宇宙的法，同时赋予了大法弟子除恶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要求弟子全盘否定，并且要破除及超越旧势力的安排及迫害。师父赋予了弟子超越一切旧宇宙的神与魔的能力，大法因素遍及宇宙天体，只要我们能同化那一层法，他们就能为我们所用。我们历史上的一切怨缘、渊源，师父都能为我们善解。师父赋予弟子无比珍贵的法宝：发正念，让我们有能力铲除、销毁一切邪恶，如意的去救度众生。我们纵有执著、人心，只要我们以法为师，不断去除，邪恶也是不敢真正因此而干扰，因为师父给我们保留是为了让我们能留在人

付出太多，他的经济受到严重损失，而我现仍精進修炼，他心里极不平衡。他若干次要我赔他抚养我儿子的费用，他要做晚年安排，给他女儿买房子。这我表示理解，常人执著的就是名、利、情。从内心我真正感谢他这几年为我抚养儿子，他所承受与付出的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我必须给他安慰，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与麻烦。于是我去借钱，找到借主，答应借钱给他，以让他心灵平衡，得到慰藉。当我认真行事时，他却不要我赔了。我力争在不影响修炼的情况下多挣些钱，逐渐做到了独自承担母子俩生活外的一切开支。我从上个月起，每月拿六百元给他做我母子俩的生活费。他却不好意思的说：

“不用拿这么多吧。”我说现在物价猛涨，不能因物价高影响你们的身体。我炼功可吸收高能量物质，充实身体，而你们没有炼，是需要营养的；你这个年龄，加上又有病，更需要营养；儿子正读高三成天超时限，超负荷的学习，大量消耗脑力更需补充营养。

当我把钱的执著放下，凡事为对方着想时，我觉得很轻松，经济状况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逐渐好转，家庭关系也变好了。许多方面，我尽量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在修炼方面，我不让步。前几个月我学法、炼功、发正念，他极力阻止、干扰，我尽量做他的思想工作。我说：“信仰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是明白的。有信仰就有相应的行为。我的行

为都是在工作、生活之外，并不影响任何人，你工作外时间看电视、休息，我干我的事又不影响你。你不希望我炼功，难道你希望我象那些年一样，每个月花几百、上千元去看病吗？”他无话可说，而且确实也看到我为这个家尽心尽力；加上时间一长，他也就又习惯接受我的修炼行为了。有时我忘了发正念时间，他反倒提醒我。国庆节前我跟他商量，我准备让一位刚从劳教所出来的外地同修来家小住一段，他欣然同意，说：“你叫来吧，让她来调养一段吧，你们在一起想谈论什么就谈论什么，那是你们信仰的事，我不反对。”我提出再拿些钱做生活添补，他不接受。

人类社会出现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千真万确。当我们不断归正自己，极尽慈悲、善良、宽容、无私的时候，常人善良的一面，明白的一面就会被带动出来，表现的就是善、理智、理解与支持。

第二个突破是在同化法、全面跟上正法进程。

快从劳教所出来时，由于不知外面的正法进程已突飞猛进，仍然抱着几年前的心态，把生命交给大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但出来后，发现一切都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师父要求我们要注意安全，要做好三件事。还要管好家庭，管好生活，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

我想：儿子上高三正需要我的大力支持，丈夫为我已承担了

炼的路，学校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和家长对他很不理解，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离开这个城市后，B常常和我联系，B让我以他女朋友的名义，打电话向他的家人和亲人讲真象。我与B确定恋爱关系后，我曾对B说：“情是最不可靠的，虽然我们无法约束自己的思想，但我们的行为一定是端正的，不能做出任何违背人类道德的事。”其实，这番话已体现出我心性上的最大一个漏。这也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以前就安排好的了，旧势力也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我并没有破除它的安排。A与B之间发生的事，让我无法容忍和接受。那时我的嫉妒心和争斗心被邪恶加强到了极点，我无法平静和理智的面对这一切。就这样，我们三人被旧势力死死的套牢，每一步都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那段时间，我已无法静心学法，情的困扰、工作上的不顺，我常常身心疲惫，我看到自己的宇宙空间场是灰蒙蒙的，发正念也只是得到暂时的缓解，并无法根除。后来，B被邪恶抓捕，没有承受住刑讯逼供把我出卖了。于是我流离失所，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

流离失所后，原本疼爱我的父母象变了个人似的，一分钱也不给我，打电话还痛斥我。功友们更是沸腾了，有的说我与B有男女关系，有的说我在用大法的钱上有问题。我向功友解释，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也曾设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当时，真是苦不堪言。其实，旧势力所安排的这

些磨难真的是想把我摧毁了，那时我常常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定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因为我的流离失所，给当地的整体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因为我与B的情，功友们在谣言四起的不修口中，都站在了旧势力的一伙加重了对我的迫害。无论功友怎样的表现，这归根究底还是我心性上的漏，还是我没走正自己的路，给当地救度众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深深的痛悔，无颜面对师父的慈悲，陷在了绝望的痛苦、自责、懊悔中。

#### 四、用最纯净的心证实大法

慈悲的师父看得到这一切，并没有放弃我。一步一步引领我，归正我修炼的路。师父讲法中说过：“所以你们在证实法中，大家也看到了，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旧势力的出现使正法、使大法弟子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但是不管怎么样干扰，做的事情再邪恶，大家回过头来看看，其实，都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鼓掌）保证是这样。”（《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话》）流离失所后，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我在证实大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参与资料点的工作中，我去过不同的地区，接触过不同的功友。在相识的功友中，因涉及资料点被迫害致死的达十人，被非法抓捕的超过了百人。曾被众人崇拜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转眼间被关进大牢，甚至被迫害

致死。而那些不起眼默默无闻的“小兵”，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却做着更重要的工作。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众多同修常被表面“轰轰烈烈”的假象所迷惑。

在我参与资料点的过程中，身边的功夫就不间断的被邪恶抓捕，资料点也从未间断的被邪恶破坏。我曾目睹蹲坑的恶警在资料点抓功夫，而我只因几分钟的时间差避开了这一魔难。我也曾在资料点的楼下，看见停放着准备抓捕功夫的警察和警车，我边走边发正念，安全离开那里。一次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身边的功夫有的对我信任、有的对我钦佩、有的怀疑我。直到身边最后一个搞网络技术的功夫被邪恶绑架后（那时我刚好在另一城市去协助资料点），我的压力更大了。我曾对一个熟识的功夫讲：“不怪有的人怀疑我，我都要怀疑自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离开就又出事？”这位功夫诚恳的对我讲：“你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这是思想业力。”

那时，我陷在迷惘之中：为什么很多次魔难，我都能避开？我想知道答案。后来，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终于明白了，那就是“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做最神圣的事”。点悟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位功夫告诉我：“××把你出卖了”。我当时很痛心的对她说：“他说出来我倒没有关系，可是他自己体系所代表的众生怎么救度啊！他对正法造成的损失

怎么弥补啊！师父将来怎么摆放他的位置啊……。”事后，她对别人说，她最佩服我了。并说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想到的是他人，并没有想自己。听到了这些话，我才发现，的确自己的第一念是很纯正。

下面我谈一下我的几个小经历，当用最纯净的心去证实法时，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让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

### (1) 去看看守所经文

功夫把经文缝到衣物里，我约另一功夫一同去送。到看守所后，因不是存衣物的时间不让进，功夫要走，我坚持不走。我心里默默的求师父：师父啊，帮帮弟子吧，我一定要把经文送进去，让被关押的功夫看到，他们最需要了。发出纯正的一念后，师父就安排了。人间的表现形式是，从看守所里出来一个管教，认识与我同去的功夫，功夫向管教说明情况后，管教让门卫放我们进去了。后来我又独自去送几次经文，门卫看到我后什么都没问，就让我进了，听说这件事情的功夫对此，都感到不可思议。

### (2) 坦然面对片警

我与C功夫拿着一箱真象资料送到D功夫家。由于她家的电话被监听，片警很快就赶过来了。D功夫很机警的同我俩唠起家常，C功夫略显紧张，C功夫假借上厕所之机想离开。我第一次碰到这情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我俩谁也不应该跑，如若那样将引起警察的怀疑，那将会给D功夫家带来多大的魔难啊，给大法带来多大

关，前几个月我很少得安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儿子公开和我顶撞，不服从管教，无理取闹。丈夫常抱怨我给他带来的痛苦，动不动就要我赔偿他为我抚养儿子的费用，对我的修炼施加压力等等。在身无分文，工作被开除，三年多折磨后身心留下的衰弱还未完全恢复，丈夫又要我独自承担我母子二人开支的情况下，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中。

开始遇到问题时，由于脆弱我不能平静地向内找而是向外求，如我多次向同修倾诉，寻求慰藉。虽也有帮助，但我意识到这不是修炼人处理问题的办法，内修内找才是真确途径。

我想到师父说过与自己无关的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作为第三者看到都要向内找，现在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非师父原话）。于是我转向每一次冲突后都向内找执著的人心时，挖出了不少争斗心、没有做到洪大的宽容、大忍与慈悲；没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特别是对丈夫的关心、体贴不够；受经济困扰，产生了对钱的执著；生出情，寻求儿子的尊重、孝敬等；管孩子动情、动气；潜意识存在妒嫉心，渴望丈夫和自己共度经济上的难关等等。

执著挖出后，我便在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儿子表现出的粗鲁、不敬、行为不规范、心性的严重下滑，除正面引导、继续管教、多给予关心外，

我分析：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增强，与外界产生冲突；这三年多不公的遭遇，给他的心灵于重创，导致心理不平衡，对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极易产生对立情绪；他三年多基本没用法来要求自己、认识许多问题也不在法上，加上常人大染缸的严重污染，才导致以上这一切。于是我要求他回家吃午饭，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与他相处，与他谈心，谈论修炼，谈论大法的事，与他一起听法、学法、让他看真象光盘与资料，带他去与同修切磋、听本地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此时，他常向我谈到他从所学知识，如：从天文、宗教、法律等角度来谈对大法的正确认识。从法律角度，谈到魔头江泽民凌驾于法律与人大常委会之上来迫害大法。

在法上认识，我觉得我不该把他当儿子，而应该当成同修小弟子，我们都是为得法而来。我应该尊敬他，而不应该以母亲的身份去批评、指正，我们的母子关系，只不过是常人的表现而已，自己不能保存常人的回报心理。另一方面，他对我不好、不敬也许是一种业力轮报，更重要的是我的心性需要提高，自己不能产生怒气。正常的教育要继续，但要做到师父说的不动情、不动心。经过半年多的磨合，多次的痛苦折磨后，一切不愉快都基本过去，我的执著心放下了，他的学习成绩有了进步，心性有很大提高，行为规范得多了。

丈夫的根本问题是觉得为我



理上未做到无条件的信，又不知邪恶力量还很大，认为使用神通可以瞬间除恶；不知三界压进了这么多邪恶，又被间隔，是一点一点清除。自己也试着动真念除恶（不会发正念），但效果不明显，就认为自己没修那么高，认为师父指的是那些带功能修的同修。错过了许多除恶、制止邪恶行恶的机会。最大的失误是因自己成功的反转化，顺利安全的做了一系列的证实法，维护法，救众生的事而生显示心，欢喜心，没有冷静、理智、严肃的认识到这一切能力来自师父，来自大法，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使自己在此期间神智不清，找了个不该找的人带信给已得法的人，而且在信中写下暴露秘密的信息，当时自己清楚不该这样做，但一颗躁动的心，一股莫名的力量使自己去做，致使事情泄露，酿成自己及多名有关的人员被加期。

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自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除了继续讲真象、洪法外，对回家，变成了无奈的等待。真是惭愧啊，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师父赋予了弟子本该可以做得更好的能力、智慧及勇气；在艰难的环境中，师父根据我的悟性，我的能力，为了使我跟上正法进程，摆脱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最重要的新经文通过特殊方式赋予了我，而一切又皆因自己人心太重，人的观念太多而错失良机，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师父只好惋惜的点化我：漏洞太多。

我出来前，师父对我的修炼

做了精辟的总结，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慈悲指正。我意识到自己修出了一定威德，但却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出来的。点化一：我看到满屋装满了一盆盆的盆栽果树，无树叶，树不高，但奇特的是树干，树枝长满了各种各样不属于此空间的果子，真是密密麻麻，硕果累累。压弯了树枝，果子长的很健壮，饱满，树枝虽矮小，却不影响果实的硕大。其实这些果树如能跳出盆景的局限，就不能关在室内，而是置于广袤的大自然，吸天地之精华，那不长得更高大，果实不更丰硕吗？点化二：我坐在一架废弃的火箭上，火箭突然直线上升。当时心生奇怪，既然废弃了，怎么还能载人升空呢？其实再能载人升空，他的性能，功能，速度，所达高度等绝对不能与全新的火箭相提并论，毕竟是废弃的。这是一种悲哀，一种遗憾，虽自己在磨难中以法为师走过来了，师父给我们讲明了走正一切，超越磨难与迫害的法理并赋予能力与大法因素，但自己却没有很好把握，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他们的束缚，反而被控制、迫害，真令人心痛。但我意识到，出来后须进入全新的修炼阶段。

### 三、不断归正与超越

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劳教所里面与在外面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在劳教所里放下的一些执著与人心，出来后又翻出来了，甚至有时心性表现还不如在里面的时候。

儿子、丈夫轮流给我过心性

的损失呀！我感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祥和慈悲的场笼罩在整个房间，果然在此正念的制约下D功友返回来了，一场魔难随之化解了。

### (3) 警察来了，就向他们讲真象吧

有两个从看守所跑出来的女功友，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在一个熟悉的功友引领下，我热情的收留了她们。第二天晚上，其中一功友的丈夫，把看守所的警察领到了我的住处。她的丈夫用我们预约好的暗号敲门，我一开门，看见七、八个着装的警察同他一起进来。我的第一念想：既然警察已经来了，我再害怕也没有用了，利用这机会就向他们讲真象吧。

我与其中一个警察讲起了真象，女功友与我相拥挥泪道别，她们被带回了看守所。后来听说她俩被非法判了刑。当时房间摆放着师父的法像、供品、点着香，大法书和真象资料随处可见。对我而言，看似本应是一场巨难，然而宇宙的特性制约着一切，师父说了算。我的住处又恢复平静如初，仿佛从未发生过什么。

### 五、以法为师，巨难之中更要坚定

用最纯净的心做好证实法的事情，学好法的同时，更关键的要以法为师，不受外在的干扰，清醒的分辨自己的执著。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我流离失所与家人联系的问题。我的功友认为我与家人联系是情太重，

我的功友认为我对父母不够善，没有圆容好家庭。一个人的看法会带动一个小群体，面对这两个不同意见的小群体，无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好多功友往往爱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他人，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他人。在这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自己要清醒的知道自己的修炼情况，不被外在所带动，坚信自己，以法为师，走正自己应该走的修炼之路。

### (1) 坚信自己，排除外在干扰，以法为师。

资料点被破坏后，我暂住在E功友家。她家离出事的资料点不太远，省公安厅在资料点处蹲坑，周围的功友怕心都很重，每个人都加重了这个“怕”的场。E功友因为怕心显得焦虑不安，而我当时也实在无处可住。我俩之间的漏洞出来了。

一天上午下楼时，我发现自行车不见了。E功友说，她家楼下常有自行车被偷。我心里想：这个人如果偷了常人的自行车，会用自己的德作为补偿。而这辆自行车是伴随我助师正法的，他偷去了，业就造大了，对这个人的未来是很危险的，为了救度他，让我发出最善的一念，让他把偷我的自行车送回来。同时自行车也是一个生命，在正法中也要摆放他的位置，我也要救度自行车的元神。

我把我的想法对E功友说了之后，希望E功友同我一起针对此事发正念。E功友认为我对物质太执

著了，E功友还略带情绪告诉别的功友，我是在找借口掩盖对物质的执著。E功友非但未帮我，还倒泼了一盆冷水。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现在没有对物质的执著，我真的是想救度偷我自行车这个人的生命，我在法中就这么认识的，请师父加持弟子。

就这样，我不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一个人默默的发正念，时时找自己是否有求结果的心。在出事资料点被抓的功友在看守所里传出了一些话，更加重了当时情况的复杂性。

一日，E功友终于承受不住压力，找个借口让我离开了她家。当时天色已晚，我努力让噙在眼中的泪水不流出来。E功友的女儿对我说：“姐姐，我看见楼下有个自行车好像是你的。”于是，我与E功友的女儿一同下了楼，我拿着钥匙平静的打开车锁。我没有半点惊喜，只感受到师父洪大的慈悲与鼓励。让我更加坚定自信心，排除外在干扰，以法为师。

## **(2) 以法为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在组建资料点的过程中，面对旧势力那歇斯底里的疯狂阻挠，这时应该更加冷静清醒，排除万难，以法为师，彻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一次组建资料点的过程中，两个主要协调人因放置印制真象资料的设备不当，被恶人告发了。两个人被迫暂时流离失所，省公安厅在到处抓捕他们。这对原本已经步履维艰的资料点，更

是难上加难。旧势力演化的假象也随之而来。有的功友说，省公安厅在大的十字路口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注：当时我并没有身份证）。有的功友说，公安在挨家挨户查能上网的电脑。当时参与组建资料点的功友大部分动摇了，有的提出将资料点搬到别的地区去，有的提出暂时把建资料点的事放下。

我对功友讲，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们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坚决不能把资料点搬走，这样只能让邪恶高兴。有的功友说，我不为法负责，不为整体负责。有的功友说我自我太强，不为他人考虑。当时，也只有两个人支持我。那时，我的怕心也很重，但我知道我不能退却，让旧势力的安排得逞。在当时强大的压力之下，我仍坚持道：如果功友的传闻是对的，只要我一上网，公安人员很快会查过来，那样将由我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

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电脑房，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洒着细雨，我的心也很沉重。我一边发正念一边下载资料，刹那间，我感到我的整个生命都属于大法，我心中装的是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我心中装的是救度众生的使命，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还有一次，我协助一资料点教网络技术，几个学习技术的功友学得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传言来了，有功友得到“确切”的消息，恶首——江××要来了。这

展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人类社会的动向那是历史的安排，天象带动下而出现的……。”“这么一件大事在历史上能没有各方面的安排吗？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数年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了，包括得法的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的，但表现却和常人中的形式相同。”（《惊醒》）以及“目前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当前三界内的一切也都是为大法而存在。大法在魔难中圆满了一切的时候，迫害大法的邪恶都将结束。”（《什么是功能》）

我的心一下豁然开朗，迷雾全消：邪恶在世界好象越来越得势，不就是正法来到人间前宇宙的安排吗！不就是迷惑众生的假象吗？不就象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吗？整个宇宙都偏离了大法，在成、住、坏、灭的机制中，已走到了灭的境地，是师父不让他灭，才来正法的，是师父来挽救众生，来挽救宇宙。人本来就是宇宙最低等的生命，本来就是被神佛挽救的对象，大法与大法弟子蒙难之事怎么能依靠人来解决？这是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亵渎。一切只有靠师父来做，靠神来做，靠大法弟子来做。基督教被迫害三百多年才起来，大法才几年，急什么啊！我意识到自己被干扰是没有用法来衡量一切，对时间执著。

法的认识提高正好给我构成了第十四篇专题真象的题目：“正法必成：神的事怎么由人做？”，至此真象显得更全面，

更圆满。

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点化下，我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师父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树立自己的威德。就这样坚定的走过了艰难的岁月。

但也有一些事做得不好，如对旧势力认识不清，没有全盘否定他们的安排。开始的一年，除拒不“转化”、证实法、讲真象外，其余一切基本上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下走个人修炼的路，被动承受迫害，如参加生产劳动、集合点名等。后来有幸拜读了师父的新经文，如“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精进要旨二》——致词）我遵照去做了，做得也比较全面。

遗憾的是，由于自己时不时用人的观念、人心去看问题，没有继续在法上认识法，在超越迫害上没有新的突破，导致被加重迫害。如在坚持了近一年的拒绝参加生产劳动等活动后，坚持不下去了，又参加了劳动。师父用梦点化我：走下坡路！我知道错，但已无先前的勇气与力量再挣脱旧势力的束缚。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其次对师父的教诲没做到百分之百的遵循，如对“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法



洪大的慈悲与法力拂去我心中的尘垢与迷茫。

D：我在动念写那十四份真象资料之前，我做了两个梦，其一是右手背洒有墨水，另一个我得到一堆另外空间的白纸。有一天我背经文，悟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全面讲清真象时，思考怎样全面的讲清。当时我认为一是听真象的人要全面，第二要把所有的真象都讲给他们。因受时间、环境限制，这两者都没达到全面。而大法的真象要全讲，那牵涉很多方面。有限的条件下，要两全其美，那只有把所有真象全写于纸，让他们去看。我突然恍然大悟，那墨水与白纸不就是点化我去写吗？

要全面写，那么就要从浅层到深层全面的证实大法如大法强身健体的功效。大法的种种超常性，证实师父就是救度众生的大觉者的种种事实；要揭穿谎言如天安门自焚假案，邪恶宣传的致死1400人的分析，中南海上访的真象，邪恶的各种酷刑等等，要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天理，如犹太民族因迫害死耶稣被视为弑神的民族，二千年来一直被天罚，饱受种种磨难与痛苦，又如文革中销毁佛道神像、经书等，导致中国历经文化劫难，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告诫他们正法中人人都在摆正位置，要给自己留下后路等。

经过全面考虑后，决定写成十四个专题真象。另外，要全面让众生了解，那就要让真象覆盖各个层面，从上层到最低层都要

给他们。而当时是很邪恶的，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劳教场所公开洪法，护法吗？危险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当时还不懂发正念来除恶保护自己。我想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应该仍一如既往的为了助师正法，为了救度众生，为了维护大法，纵使前有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有师在有法在，于是就那样开始写。写的过程中，所须知道的法理，用来说明的事实、数据、资料等都会从各种渠道中出现，思路清晰，头脑清醒。包括所抄的若干份在内共几十万字，历时半年之久，在那严酷的环境里，若没有师父的保护，排除干扰，我根本不可能圆满完成这巨任。

我在专题安排时，只准备写十三个专题，最后一个是劝善。第十三个刚打完草稿，受到邪恶干扰。干警相继告诉我：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悉尼奥运会上如何取得辉煌成绩、经济如何腾飞。在听的过程中，来不及站在法上考虑、正确认识以抵制他们对我意志的消磨，因而我不自觉的陷入迷茫中：心想这些诽谤神谤佛的邪恶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形势反而对他们这么有利；大法被迫害有三年了，还没有正法的洪势来到人间的迹象，邪恶所支撑的一切仍然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我低迷了两天，找不到答案，写真象也停下来了。后来我想不能这样，必须找出路。学法！当我背到师父写的经文《惊醒》：“天体的变化，人类的发

传言似乎越传越真，这传言越来越让功友们感到动荡不安。其中一个主要学技术的功友以回娘家为借口不来学了，其余几人也没来，资料点也只有我一个人了。那时我也很害怕，我知道，这个城市虽小，但是邪恶却很猖獗，被抓、被迫致死的人数的比例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那段时间，天空总是乌云密布、阴雨不断。在旧势力制造的恐怖氛围下，我心中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和实质的压力都是巨大的。一日，看到师父的一段讲法：“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我心中的阴霾瞬间化为乌有，代之以四射的光芒。我有无穷的力量，我有力可劈山的正念。我坚信，师父的洪大正法之势是势不可挡的，我知道旧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这个资料点直到今日，依旧平安运作。

## 六、是修炼，不是工作

### （1）电脑和打印机是生命

我知道电脑和打印机都是生命，在正法中也要摆放他们的位置。在他们配合我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给他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或给他们读一段师父的法。所以，我曾用过的电脑和打印机，他们与我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工作时配合默契。

在一次组建资料点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同修发生了摩擦，正巧电脑也不好使了。她与一些同修说我心性有问题，所以电脑

不好使了。同修们找我谈。其实我那时是觉得她心性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是常人而不是修炼人。我当时压力很大，于是我对着电脑发正念并与他的元神沟通。我问他：“你怎么了？正法这件事情这么严肃，你不能被旧势力利用啊，让我来发正念帮你吧。”他仿佛对我说：“这不是我的错，我也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定是电脑的硬件有坏的地方，我找来了会维修电脑的同修，他一看是电脑的风扇坏了（电脑买来时风扇就不太好使）。

### （2）教电脑的过程是修炼，不是教人间的技术

我曾教过近二十人的电脑技术，这些人年龄不等、文化程度不同。从我教第一个人起，我就把教电脑当作修炼，不是教人间的技术。不断的积累总结经验，研究一套最好的方案让功友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上网技术、排版、打印等。在这期间，我的心性经历了很多磨砺。

有一位60多岁的老年功友，不会用鼠标，怎么也学不会双击鼠标。当时我感到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我实在不想再继续教下去了。我想到了师父在新西兰的讲法，曾有学员因自己丈夫长期处于消病业的状态，请师父解答。师父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的亲人也是弟子要把这些事情看重，也是一个执著，也会使其拖延。因为修炼是考虑你们圆满的，为你们提高负责。不但为他负责，要消他的

业，也要去你们的心。你得真正是个修炼的人，真正的去精进，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那你看会怎么样。你过分的放不下它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执著，反而影响了别人。”（《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我明白了，如果我的心越是烦躁，对她来的魔难无意中加大了，她学得会更慢了。我把心放下了，她渐渐的学会了。

还有一位功友，她是我所教的人中，我为她付出的最多，她仍没有太学会。她跟很多人讲，我不好好教她，等等的话。受她的话带动的功友来找我谈，听到这些话之后，当时我很伤心。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我想到了师父，师父为了救度一切生命，最大限度的放下了自己的一切、吃尽了苦，而有的生命还诽谤师父。我这点魔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 （3）在向明慧网投稿的过程中升华

2001年11月份，我开始时向明慧网投稿，当时只有一念：支持明慧网的工作。我写了一些自己讲真象的经历和开天目的过程中看到的景象。看到功友写的切磋文章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很是羡慕。从小学的政治到大学的哲学，这些东西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任何印象，我不会写议论性的文章，我原本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人。随着修炼的升华，自己在法理上不断的提高。

一次，我针对当时我所在的地区受到邪恶的严重破坏写了一篇文章。稿件刚刚开头，我发现

我的显示心不断的上涌，我似乎要抑制不住它了。我知道这里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加强的因素。我停下手中的键盘，双手合十，心里默默的说：“这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不能显示自己。写文章的目地是让功友看到后从中吸取教训，一定纯净自己的心。”我在电脑前不知合十了多久，同样的话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待心态平静后，我一气呵成完成了此文。大部分功友看后都觉得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法所赋予我的能力。

从这次写稿后，我发现我的显示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掉了很多，在以后写稿的目地也越来越清晰，心也越来越纯净。每一次，我都很认真的看明慧编辑同修帮助修改的部分。改动得虽然很小，但让我看到了明慧编辑同修深厚的文学基础，更让我敬佩的是那扎实的心性基础。文章中语气不善的地方、表达不准确的地方，经过修改后，非常好。我也看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更加明确向这方面努力。

常有功友看到《明慧周刊》上偶尔的错别字，让我写信给明慧编辑同修提建议。我对功友说：“看到明慧编辑同修帮助修改的稿件，我知道他们已经很尽力了。当你看到《明慧周刊》上出现的错别字，你的第一念是什么？是抱怨明慧编辑同修，还是想他们一定很忙，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我帮他们发正念铲除干扰。每天发的正念中，大部分正念我都帮助铲除干扰明慧编辑同

去，反而苦苦支撑这个家，帮我抚养儿子。我回来仅半年，儿子的学习迅速上升，在班上竟上升三十多名，进入前八名。原来不规范的行为也有较大改变。

C：2001年春，邪恶让我看天安门自焚案，当时看不太清，来不及理性从法上分析，心想：怎么会这样？一念不在法上，邪恶就钻空子了，我大脑象要爆炸一样难受，整个晚上都昏昏沉沉。次日早，我就拖着沉重的步伐爬到三楼去看风景，散散心。当时朝霞漫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仿佛身置佛国圣地般，真切感到天国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缥缈虚无的。顿时，所有的迷茫，苦闷，昏沉烟消云散，自己的心境变得无比的空灵和纯净。再一想头晚看的自焚案，觉得绝对有问题，于是我立马下楼回到寝室，决定以书面形式站在法上认真分析。

基点一摆正，六个疑点立刻跃入纸上：a，师父在法中已明示：修炼之人严禁杀生，自杀也是严重杀生。大法弟子绝不会如此；b：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整体结束，整体圆满，怎么只有这几个人去圆满？c：师父在《肃清魔性》中告诫弟子：大法是严肃的，怎么会象邪教一样的做法。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符合常人社会而修炼，而自焚升天是国外邪教所为！真修大法弟子绝不会乱来的。d：师《在瑞士法会上讲法》说过：“我一定会给不相信的人留下一次深刻的教训。所以未来我的弟子圆满，很

可能是一次人类社会永远都难以忘怀的壮观景象。”e：自焚者在地上滚了好长一段距离，看得出是近距离拍摄的，公安为何不救人命要紧，这不显然是拍戏吗？f：我到过天安门几次，广场四周根本没有灭火器，这么短时间内公安哪来的灭火器？

用法一对照，一切问题一目了然，迎刃而解。正是师父说的：“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马上把以上认识写成一篇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不是大法弟子所为的文章交给中队。两三天后，省劳动局一处长，该所所长等人带一出示证件为新华社驻本省分社的人来采访我，问我对天安门自焚的看法。我谈了以上六点。他们问我，我师父在我心中是位什么样的人，我说：站在修炼人的角度讲，我师父是一位来救度众生的最伟大的觉者；用人的语言讲，我师父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圣人。他说如果你师父叫你参与政治，你会参与吗？我说：神佛怎么会迷恋人的东西？我之所以坚修正是基于坚信我师父绝没有、也不会参与政治，我们就是真修。那几个人听了我的回答，面面相觑，会心的笑了笑，那表情表明：这法轮功没上自焚假案的当。

好险啊，幸有师父及时的帮助，让我理性的用法来衡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是当时师父让我看到了那胜景生出神圣之感从而变得理性，是师父用无比

类就将开始大的淘汰，可能会使有缘得法的人或者更多无辜的人被淘汰掉，所以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都是慈悲的，都是在圆满自己最后的路。”

我回击恶警道：既然是丑的，为何还要大肆造丑呢？扬丑，揭丑的目地是为了阻止再制造丑。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无端受害，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他们当然有权利，有责任呼吁停止迫害，有权利伸张正义，当然有权利要求还大法清白，还大法弟子人权。而且大法弟子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又是修真、善、忍的，为何不让更多人，让全世界的人也受益呢！所以我坚信海外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均与大法在中国大陆受迫害有关，绝对与洪扬大法有关，绝对没有干涉中国的政治。至于藏独、台独、六四人士支持法轮功，我认为很正常，只要是还有正义之心，了解大法真象的人都会支持我们，包括西方人在内。在强有力的说服面前，他们灰溜溜的走了。

B：几年时间里最难过的是情关。我被抓时我儿子才十四岁，他何去何从，我无把握。他是我与前夫所生，后夫有可能随时离我们母子而去，那孩子只有回他生父处，而那里对他的成长极不利，因此每次想到或看到他，我的心就象打翻五味瓶一样难受。看到那些十三、四岁就开始吸毒而被判刑的孩子，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他，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而步入歧途。痛苦一阵后，我清醒

告诉自己，必须在法上认识：他没有这个业绝不会有这个难。坚信这些年法理给他打下的心性基础一定会让他度过这几年的，而且坚信师父会管他的，执著很快就放下了。

有次一恶警告诉我，我儿子去他生父那里读书去了，当时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最不愿意的事终于发生了。恶警看到我难过的样子，马上诱惑的说：其实，你要修炼我们能理解，你不一定要硬着来，你可以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我意识到邪恶因我动情而钻空子，马上坚定正念的说：不可能，我不可能自私到为我儿子的利益去诽谤佛，去违背天理天法。天理是公平的，承受多少将会得到多少，他现在遭遇的不幸与痛苦都会得到补偿的。

后来儿子从他生父处回到家里，正如我料：学习一落千丈，没考上重点高中，只好自费读。干警知情后又来动摇我说：高中是最关键的时期，而且青少年时期是他们的矛盾转折时期，关心不够，引导不好，无人管他，他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学坏了怎么办？我镇定的说：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现在搞的是终身教育，还可弥补，修大法是有福分的，命中有时终须有，担心什么？他的品行问题我很自信，大法弟子的儿子绝对走的会是一条纯正的路。

情关就这样一次次在心灵的碰撞中走过“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一切出乎意料的好，我爱人不仅没离我而

修的邪恶。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看明慧网，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每天能帮他们发正念的又有多少呢？如果每个人看到错别字后都抱怨，那对明慧编辑同修又增加了多少外来的压力呢？”

#### (4) 处处皆菩提

我与功友之间曾发生过最大的摩擦，是因为我不会收拾家务。在家住的时候因忙于学业，总是母亲为我打扫房间，她收拾得很整洁。在大学住寝室是轮流打扫房间。大学毕业后，家中有保姆。对于未婚的我而言，一直与收拾家务无缘。

我勤于洗澡，偏爱白色衣物。与我在一起的功友，更是无法理解我的“自私”，对一些家务活“视而不见”。修炼的人都知道应宽容他人的弱点，功友这种不满的情绪，无法当面对我说，当她传递给他人时，影响力是巨大的。

我曾很努力的去改，与他人在一起时，尽量多做一些家务活。但情况却是越来越糟，当传言越来越广泛的时候，邪恶演化的假象也随之而来。一次，一功友在电脑屋干完活后，未整理房间。而我在另一房间学法。另一功友来后见状，用很不善的语气质问我，电脑屋怎么这么乱？我很清楚是旧势力的阴谋，我不想解释，我想我的解释也是苍白无力的。功友的心性已经满了。

我离开了这个集体，去了另一个需要网络技术人员的地区。我再三考虑后，出于为法负责，临别前，我对这个集体存在的问

题，整体上修炼的漏和安全上的隐患，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但这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

在另一个地区，我开始大量的学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常常帮助这个集体发正念。但四个月后，这个集体几乎是全军覆没，资料点被破坏。后来，每个人都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魔掌里闯了出来。

看到这惨痛的损失，我非常痛心。我心里对师父说：我因为收拾家务达不到功友的标准，这一点被旧势力利用了。为了大法、为了救度众生，我一定要与功友配合好，不能再让旧势力钻空子了。师父，请您帮帮弟子，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家务活干好，克服这一弱点。一日，在正见网看到一篇文章名为《处处菩提》，文章的大意是：两个小比丘，一人因另一人上床睡觉时弄得声响太大，两人发生了争执，找住持评理。住持说：无论睡觉、吃饭或烧火。一切都是菩提，处处可以悟道。看完此文后，我茅塞顿开，我明白了——收拾家务就是修炼。

随着修炼的升华，我收拾家务提高速度之快，令我自己都很吃惊。现在也常常听见功友说我收拾家务好，我对功友说：收拾家务对我而言就是修炼。师父法中讲：“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转法轮》）每一样我擦过的物品，我摆放的物品，都带着我修炼的场，别人

看了后，一定会感受到这样和慈悲的场。

### (5) 安全是相对的

有些功友一提上明慧网，很是害怕，觉得危险很大。其实上明慧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学会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就可以了。修炼是超常的，安全是相对的。

在2001年7月，我在一个城市学习，我和两个同修（她们当时也在上大学），我们联系不到当地的同修，她俩教我，在网上聊天讲真象。师父的经文《正念的作用》发表的时候，我在网吧登陆了一个国内的邮箱，用了五个小时抄下了师父的经文。

2001年11月份，一个同修告诉我明慧投稿的公开地址，我想应该支持明慧网的工作，我一气呵成写了一篇稿。不出三天，稿件登了出来，基本没有改动。于是我鼓励周围的功友写稿，我帮助发，这样可以减轻资料点的负担。我当时只会用国内的信箱，根本也不懂得压缩文件或加密之类，我直接就在文本里打上稿，投向明慧公开的投稿地址，稿件三天之内都能登出来。流离失所后才学会了加密文件，并使用代理服务投给明慧编辑单独联系的信箱。我曾向精通电脑的功友说到此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一同说这是正念强，法的威力。

### 七、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

修炼是严肃的，更是严酷的。在旧势力设下的巨关巨难之中，每一关对我们来说都是能否

放下人，走向神的生死关。任何一颗人心都会使我们掉下来，半途而废，然而正法修炼更为严肃，每个粒子的稳定性都牵扯到整体，非仅仅是你个人问题，这种连锁的反应是巨大的。

### (1) 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2001年5月，我们地区资料点的功友有几人被抓了，整体受到了一次重创。于是，有两次，全部负责做资料的功友都聚集在一起，包括负责电脑点的。我们做了很多弘法标语和震慑邪恶的标语及救度众生的真象资料。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派出所、看守所由资料点的功友负责粘贴，周边地区由在家住的功友负责。我们约定好时间，整体一起行动，这两次的整体行动有力的震慑了邪恶，鼓舞了有怕心、不敢走出来证实法的功友。所有参与此事的功友都没有出现任何危险。

“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容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 ◎师父评注》）

在我负责传递资料的过程中，我常常与功友切磋，带着怕心稍重的功友一同去发真象资料。与一个功友同发几次真象资料后，他们基本都可以自己独立去发了。不知不觉中，整体走出来的功友越来越多了。

### (2) 教训后，我们更能深刻认识到整体

种种神奇，证实师父是大觉者以及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会心生善念与正念；恶警看了揭露她们的迫害与司法腐败的文章，邪念定会受到震慑与窒息等等，这一切为我如意讲真象铺平了道路。

怎样广泛使劳教人员明白真象？在脑海里寻找法理作为指导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经文《挖根》：“大法给最低的人类开创了这一层的生存方式，那么这一层人的生存方式中的各种人的行为，包括集体向谁反映事实情况等等，是不是法给予最低层次人类无数的生存方式中的一种呢？只是人在干什么事情时是善、恶同存的，所以会有斗争、有政治。而大法弟子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采用一下法在最低层次的这种方式，而又完全是用善的一面，这不是在圆容法在人类这一层次的行为吗？”一个中队几百人，新老劳教人员不断更替，我都没那么多时间与机会接触每一个人，因而除了向我周围，身边的人讲清真象外，同时让真象资料在她们中传看。我重点接触那些在劳教人员中有威信、口碑好，有号召力的人，让她们明白真象，了解大法，以带动她们圈内的人都明白。又由于人员密集度高，真能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所以我呆过的中队普遍对大法的评价相当高。有的劳教人员在被选中包夹大法弟子时，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份好差事，不用劳动，但她们宁愿再苦再累，也绝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

第四：除理智，智慧，正念正行外，以法为师，过好一切关也是做好证实法的重要保证。

A：有一次一恶警煽动说：你说你们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但国外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法轮功勾结海外反华势力，如美国，藏独，台独势力，六四分子来反华，反政府，到世界性的许多集会去活动，在悉尼奥运会上，差点使我国的国旗升不上去。家丑不可外扬，而他们却四处张扬，爱国，爱中华民族的人会这样做吗？”

如果对师父正法、救度众生之事是最伟大最慈悲的壮举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天理天法的神圣不可冒犯性认识不清，那么就易被人的观念带动从而被钻空子，加重迫害。师父在《浅说善》中说：“就我今天所传大法也不只是传给东方人的，同时也要传给西方人，他们善良的人也应该得度，所有应进入下一历史新纪元的民族，都会得法，整体提高，非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人类的道德水准也会返回到人类的本性上去。”“在正法中有提高的，有下降的，有毁灭的，无论是神或是人及鬼都将重新摆放从生存至全灭不同境界的每一位置。”

（《坚实》）而现在邪恶之徒却在迫害大法，肆意造谣诬陷，贻害众生，这不是把整个民族及全世界推向毁灭的境地了吗？不危险吗？因而师父在《致词》中已明示：“因为未来有几十亿人要得法，如果人的头脑中装着抵触大法的思想，这场邪恶一过，人

坚信师、坚信法，否则什么也谈不上；第二：放下生死，放下自我，心中装的是怎样让更多人明白真象，从而得救，明白真象的人们很快要回归社会，她们会一传十、十传百；第三：抵制邪恶，揭露迫害，创造一个相应宽松的环境，否则许多事都会干不成。为了甩掉包夹，第一次，我找大、中队长甚至所领导，要求必须取消对我的包夹，指出包夹是侵权行为，否则拿出法律条文来说明，同时绝食抗议，她们只有妥协。后因我采用多种方式抵制新收队专管法轮功的恶警的迫害恶行又被恢复包夹，于是我多次公开在大众前炼功表示抗议，在纯正的力量面前，邪恶只好退却，取消包夹。

为抵制她们的迫害，我在一份真象资料中揭发他们对大法弟子及劳教人员的种种迫害及司法腐败，同时写信对他们的省级主管部门去检举揭发。上面的人下去核查时，她们吓得惊慌失措；同时我抄写了若干个十四份真象资料，分别邮寄主管部门，递交所部，大队，中队，医院等，从上到下看了这些资料，对我的态度大大改变，很多方面给予方便，我又找到她们，谴责他们强制大法学员及劳教人员每天干苦役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是严重公然违反“半工半读，劳动不超过八小时”的法律条文，他们只好让我们大法弟子（本中队）每天只劳动四小时。这些为我完成抄写共几十万字的真象资料，为我大面积接触人，深入讲真象赢

得了充裕时间及宝贵机会。后来她们为照顾某所头的关系，给我配了所谓的一个专职包夹（照顾关系逃避劳动），此人明白真象后，生出正义之心，反为我带来许多方便。

在写真象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麻烦，我在写第九份时，中队长带着几个巡逻岗来查房，便抢去看，不准备还我，我正视着她，坚定的说：还给我，这是我的权利。于是我抓住另一端，双手抢起来，最后邪不胜正，她只好松手让步。她威胁我不要再写，否则对我不客气，不等我说话，便走了。后我找到管教说：

“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们为何要侵权？我所写的都要给你们看，你们不是要转化我吗？你们不知己知彼，怎么做工作（故意刺激）？为什么怕我们讲真话？”她用队长的口气又威胁我，我义正辞严地说：“我就要维护我的权利，我就要写。你们不怕惹麻烦，要乱来，随你们的便，我也是有办法的，请转告中队，大队。”说完，我昂首阔步走出办公室。弟子念正，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他再次无奈同意我再写三十五天。其实，后来我又写了几个月。

当大小头头们及干警看了这十四份真象资料，她们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变。原因多种多样，受蒙蔽的人看了有关中南海上访，天安门自焚，死1400人的真象后，所受毒害会被清除；对神奇的又感兴趣，不是纯粹唯物主义者的人看了证实大法的超常以及

我所在的资料点被破坏后，有的功友怀疑我是特务，有的有怕心不敢收留我住。大家在不修口中对我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整体上的漏洞加上我个人的执著，旧势力的迫害得逞了。

有7个（六女一男）曾背叛大法的犹太以学电脑的名义，通过一个熟悉我的功友把我骗去。那天正好是2002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是晚上八点到其中一人的家中。我不认识他们，去了之后他们让我教他们怎样发信给明慧网，我当时没有带上网的软件。后来他们凶相毕露开始打我。虽然我曾有两次被绑架到派出所的经历，但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动我一下。我从小到大从未这么让人打过，当时心里很慌。我想起一个被邪恶夺去生命的功友王克民，他在生前曾跟我说的一番话：“邪恶打我的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很慌，可是他们越打我，我就越坚定，邪恶别想从我的口中抠出一个字来，为了这个“真”字，我都可以付出我的生命。”我的心渐渐的平静了，想到功友的经历，我受到很大的激励。

我想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法：“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另外空间的邪恶真是太邪恶了！我刚想到师父这段讲法的时候，没有一秒钟的时间，它操控这些犹太开始狠毒的打我。她们扯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被打倒在地后，她们拼命的用脚踢

我……，我当时心里非常清醒：她们就是破坏我对法的正信。我心里对邪恶说：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坚信师父的法，师父讲的是真理，是我自己修得不好，达不到金刚不动，我不会怀疑师父的法，但是不允许你们夺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还得留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用呢！

邪恶见这一招不好使后，他们又开始逼问我，让我告诉他们我所能联系到的一些负责资料点功友的住处。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漏，他们所问到的功友，有的功友是因为在我困难的时候曾帮助我，我对功友产生了人情，有的是和我有一些摩擦的功友。我清晰的看到这些——自己修炼中的漏，不断用法归正。

他们实在使尽了招数，也得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就决定把我送到公安局。我心里对他们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去洗手间洗手，看到了他们的主谋。看着她，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我心里默默的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修得太不好了！放射出的真理之光无法让他们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他们迫害我，造了多大的业呀！他们真的把我送到公安局，损失就更大了，我在外面稳定的做证实大法的工作，对整体的稳定性、对救度众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师父洪大的正法之势未到之前，是不能有这种损失的！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走出了洗

手间，这时我发现房厅和里屋没有人，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毫不犹豫的推开门，以最快的速度跑着，她们中的一人开始追我，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想到师父的讲法，师父曾讲过“神足通”的功能：一个老人，你看他走得很慢，你骑马也追不上他。我请师父加持，让她一定追不上我。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历经十四个小时的魔难，5月14日10点左右，我逃离了魔掌。我当时没有穿鞋，功夫见我后，很吃惊，我的脸被打肿了，脚上磨出了血泡。

后来，功夫告诉我：他们中大部分都认识到自己做错了，重新开始修炼，每提此事都泪流满面，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请允许我用师父的一段法与他们共勉：“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个人坏不坏、能不能度，还不能够从他的一时去看。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话》）

这件事情过后，我们小整体中每个人都深刻的向内找。大家不再把责任归咎于一个人的身上，当时整体功夫对我再宽容一点、理解一点，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大家认识到这是整体的责任，每个人对整体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了，而不象从前只停留在理论上。我们也越来越形成一个圆容不破的整体。

### （3）在参与资料点的过程中理智的讲真象

在我参与资料点的过程中，

从未间断的面对面讲真象、发传单。在不太忙时我也常参与整体统一挂条幅。师父法中讲：“讲真象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话》）。不是说资料点的功夫去讲真象发传单就有危险，这种认识不在法上。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当然，资料点的人更应多为整体考虑，理智的去根据实际情况做。一次讲真象的经历，让我从理性认识到师父的这段讲法。

一日，我去一个县城学习网络技术，回来的时候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那天人异常的多。上车后，看到好多人都站着，挨着车门坐的一女孩，让我坐在她的旁边。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这样我可以在途中学法。看到车上一张张纯朴的面孔，我想他们是不是来听我讲真象的呢？车上的嘈杂声对我没有任何干扰，我静静的学法。途中，售票员对大法不敬的话语把我惊醒，我关闭了电子书，听他讲，我想我一定得跟他讲真象。

当看到车上这么多人时，我的怕心出来了；我的包里还带着各式电脑软件，这更加重了我的怕心。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讲真象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话》）。我对自己说：“如果相信师父的法，现在必须讲真象。”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请求

善、忍”要求自己，我到哪里，就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大法自然成为那里的热门话题。除亲口讲外，我还写了十四份真象资料在劳教人员中传看。许多了解真象的人表示出来后要修炼大法；当时佛性就出来的人要我教她们学法炼功。

在那种高压下，走入大法的就有八、九个（包括看守所的在内）。有的在被干警发现、面对训斥时，她义正辞严的说：是的，我就是大法弟子，李老师就是我师父，大法就是好，我才修一两个月，我的许多恶习都改掉了。如我以前好逸恶劳，每月要家里给我四、五百元供我在此挥霍享受，长期完不成生产任务，用钱买任务；自己的事不做，用钱找人服侍自己；懒惰出名，抽烟成性。而现在，我独立完成生产任务；自己的事全是自己做，学会吃苦俭朴，每月只要家里150元；多年的烟瘾正在戒。有力的现身说法以及中队人员普遍公认她的变化使干警无言以对。

有的仅得法几个月，因此而被加期、被关禁闭、被强行干苦役，但对大法仍矢志不移，决不屈服，不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有的深深的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短期内就多次给她排毒（原为吸毒者）、灌顶、消病业等等；有的在明白法理后为自己以前贩毒害人害己悔恨不已。

有的感受到了师父的严格要求。如在看守所时，每次都有三、四个人跟着我炼功。其中一

个人特爱吃生蒜，我劝她戒掉，她放不下。有个晚上梦中：有一群鬼追她，她吓得跑上二楼，鬼便望而却步，此时从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你是不是叫×××”，她答“是”，声音又说：“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吃蒜了，否则这些鬼来找你，我就不管了。”她连答“是”，自此再也不敢吃蒜了。现在她对此还记忆犹新（现已正式走入大法中）。

不少人当时没得法，但在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象后，主动问我：“我们能为大法做些什么？”单通过我主动为大法做善事的就达几十人。几年中先后包夹过我的人达几十，但绝大多数在明白真象后，在大法“真、善、忍”的感召下，没有配合邪恶迫害，反而行义举之事。

在我洪法带信的事被暴露后，我及若干人被加期（有走进大法的，有包夹的，有做好事的）。除个别人外，在那种度日如年艰难残酷的环境下，她们都没有怨恨大法，没怨恨我，私下交谈时仍说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好”在中队中是被公认的。

当干警得知这一切情况，面对人明白的那一面起作用后觉醒的人群，她们恐慌了，她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更是气急败坏，在用尽多种伎俩强迫劳教人员诽谤我而不奏效的情况下，她们亲自出马，亲口编造谎言诬陷我，妄图煽动劳教人员仇恨我，仇恨大法，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能做好以上这一切，首先是



接着我又问：“那你为何不在社会上报效国家呢？为何躲在寺庙修？为何不在家侍奉双亲，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呢？”他迫不及待的回答道：“我孝敬我的双亲的嘛，上个月我亲人生病，我还去看来。”我正言道：“修什么修？六根不净、四大不空，人心未了、情缘未净，钱客政客，败坏佛门，修什么修？！”他脸红筋胀，瞠目结舌的看着我。所长气得拍案而起大叫道：“×××，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与大师说话？！”法师A立即圆场说：“没有什么，这在我们修炼界叫辩论，很正常。”

就这样，长达几个月的几十次“转化”迫害，不仅没有迫害倒我，反而为我所用——他们每来“转化”我一次，我就讲一次真象，从不同角度证实大法一次。在那孤军奋战的苦闷、孤独的日子里，我实现了要在那里撑起一片蓝天，坚决维护大法到底的愿望。不过这一切皆因师父的呵护与加持，我才有那么大的智慧与胆略——我在外面时，虽明白法理，但真修时间太短，能背进脑海的只有《洪吟》，但师父一直让我与能背法的同修接触上；在我面对邪悟者之前，师父又安排人给我送来大半本《精进要旨》，使我有条件引用师父的原话来驳斥邪悟者中的所谓专家、学者们一次次的强烈攻击。每一次邪恶都在向我发放不好的信息与物质，但每一次师父都在加持我。我的小腹及腰部一带格外发热发烫，明显感到在放射性

的向外发放能量，清除那些朝我袭来的败物以及相对应空间内的邪魔烂鬼。我需要与邪恶交战多久，法轮和护法神就助我多久。虽是孤军奋战，但却真真切切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给我助威与鼓励，让我沉着、理性、智慧的降魔除妖。基本上每一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但是因为尚有人心与执著，不能做到每一思一念都在法上，给邪恶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因而每次交战之后，我都有疲惫感，头脑昏沉等。

那时还不懂得发正念除恶，只是加强学法、学法、再学法，这样不良状态就会消失，并且又为下一次除恶做好准备。可是独战之后，孤独感还是会朝我袭来，多想与外面的同修交流、切磋，多想向师父倾诉。师父看到了我柔弱的一面，倍加呵护我，让我看到和体验到大法的许多神奇，使我信心大增，成功走过了向官方众人证实法，破除他们妄图“转化”我的阶段。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对我的“转化”，把我置于劳教人员之中。

于是，我进入了全面向劳教人员讲真象、救度她们的新阶段。我采用多种方式讲。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如有文化的与她们探讨宇宙、历史之谜等；对文化不高、信鬼的，就从鬼谈到神，从而谈到大法；对于相信命运的，就从历史预言（如诺查丹玛斯的）导入主题等；对于当政不满的，就从腐败、世风日下谈起，总之因人而异。同时，我言行上力争严格以“真、

师父加持。我对站在车门的售票员说：“中国政府搞了一场最大的骗局，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在栽赃法轮功。”话音刚落，车里静悄悄，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感受到众生那明白的一面渴望知道真象，我感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那祥和慈悲的场笼罩着整个车。当我讲到小思影在医院气管插管还能说话时，此售票员还配合我讲，他说：“是假的，我知道气管割开的人，得用手堵住插管，才能发出一点沙哑的声音。”

我又讲了大法在海外的洪传等。讲完后，与我相隔一人的女孩对我说：“姐姐，你们大法的资料我也看过，我看过山山讲的另外空间，我家亲属也有炼的。”后来，偶然间又遇到这位售票员，他很热情的与我打招呼。

这一次经历后，我再坐车无论长途或短途，我都尽量的讲真象，能接受的人也越来越多。

## 八、每念师恩泪湿衫

师尊的慈悲、师尊浩荡的佛恩，我想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能感受到，倾尽天上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述。师尊曾讲过：我所给予你们的是，你们生命的永远都无法报答我的。（《在瑞士法会上讲法》）

### （1）我看到了为我护法的天兵天将

流离失所的初期，由于我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心，我真不知应该怎样活下去，怎样修炼能突破自我的束缚。一个功友找到我

说，一个地区需要搞网络的人员。我告诉他，我怕心很重，状态非常不好。他鼓励我说，不要紧的，可以边做边调整。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于是我决定独自一人去那个陌生的城市。就在我坐上汽车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众多的天兵天将簇拥着我，为我助威。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正法的伟大和神圣，我知道是师尊在看护着我，激励着我。

### （2）师父就在我身边

上文提到因功友有怕心，不敢收留我住，就在我离开她家的时候，我找到了失而复得的自行车。于是，我投奔另一功友家。因有人怀疑我是特务，她被带动后，仅收留我住了两宿，找个借口让我离开了。当时我身上衣衫单薄（资料点出事时，几乎我全部的衣物都在那儿），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独自一人站在风沙肆虐的人行道上，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为功友不善的行为感到悲哀，我为自己的孤独无助而痛苦。

我安慰自己：不能哭，天上的神都在看着，多给师父丢脸啊，这么点难还过不去吗？但是内心的苦楚仍无法释怀，我当时已站立不稳，手抚着磁卡电话机，大声的哭泣着，哭着、哭着，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看着我，他在帮助我力解万难。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师父离我是那样的近！

（3）慈悲伟大的师父啊……！

两个月后，因外地资料点的需要，我暂时离开，去外地一趟。我刚走几天，一位负责网络技术支持的功友被邪恶绑架了，他在当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被抓的，而他的住处只有我一人知道。

等我再回来，可想而知，我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功友那怀疑的目光也深深刺痛我还未修去的人心，另外空间外来的压力更是巨大。我当时感到自己，已经承受到了极限，无法再继续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虽一协调人因缺少搞网络技术的人想极力留住我，我仍旧坚持要离开。

我那时的心里是痛苦万分的，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现在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假如我的誓约是应留在这里，我现在暂时真的是无法继续完成我的誓约了。”就在我准备上火车的途中，天空突降蒙蒙细雨，我看见一方众生因为我的离去而在哭泣，我发自内心的感到很对不起他们，内心感到深深的歉疚。

原本以为来到另一曾经熟悉的城市，心里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但当时这个城市正处于动荡时期，参与资料点的功友都被各种不同的心所困扰，有的是名利心、显示心，有的是干事心、有的陷于男女情之中。本来状态就不佳的我，又陷在了旧势力的迫害之中了。

旧势力系统安排的邪恶考验，在我这儿都上演了。

(1) “经济上截断”——我

在去电脑城购买耗材时，钱包被小偷偷走，丢了1500元。我的生活费用绝大多数都靠父母和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这下子我陷在了困境之中，不得不向不修炼的父母要钱。

(2) “肉体上消灭”——我身体出现了消病业的状态，刚开始只是昏昏沉沉爱睡觉，后来起不来床，不想吃也不想喝了。

(3) “名誉上搞臭”——有的功友说，她天目看到我身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因为我状态不好，常爱睡觉，在功友家住时，做的家务活少一些，她把这种抱怨的情绪带到很多功友那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很清醒，我看到了整体上的漏已经越演越烈，甚至我所接触的资料点上的每个人都被旧势力迫害着。一些看似证实法的行为却不在法上，表面上越是轰轰烈烈，危机也越为突出。一些理智的功友也看到了四伏的危机，但这种正的力量却是如此的薄弱，忠言是如此的逆耳。

就这样无可奈何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旧势力的安排得逞了。很多资料点被破坏，多人被抓、有的被迫害致死。曾经“辉煌”一时的学员邪悟的邪悟、妥协的妥协，当然也有的功友找到自己的执著，从旧势力的安排中闯了出来。但是，很大一个范围受到了这种重创。

看到这惨痛的损失，我也消沉了很多，虽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但心里经常向师父诉苦。一次读师父的讲法，读

法。有一次所部找来一个省宗教局的处长，我对他说：“大法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到了末劫末法时期，以前的佛法已被破坏，不能再度人，需要新的大觉者来传新法普度众生。”他说：“宗教中也确实讲到现在是末劫末法时期，人类已远离神给人规定的生存标准，也讲到有大觉者下世度众生，但其它宗教都没有与政府作对啦？”我对他说：“政府强加作对就作对吗？那你没杀人，我说你杀人你就杀人了吗？文革砸毁许多佛道神像，毁经书、寺庙等，难道这些宗教也反政府了吗？人不承认神，神就不存在了吗？历史的悲剧为何还要重演？”他哑言，只好对干警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后来他们又找来省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医生。我站在医学、心理学角度说：“搞体育的都知道手臂、腿或脚踝处的肌肉、韧带拉伤或运动过量，会疼痛几天乃至一段时间，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而我们炼功人盘腿时，腿脚疼得钻心，需要强忍，尽量坚持；抱轮时，双臂悬空举起20多分钟，常常会让人沉、酸、痛得冒泪花。但炼完功几分钟后，所有的疼痛全消失。这些医学能解释吗？我们炼功没有任何意念引导，不意守丹田，要求什么也不想，只是入静，因而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种种超常现象根本不是幻想，意想出来的，而是完全实实在在存在的。比如现在我小腹至命门一圈特别烫热，温度明显高于身体其

余部分，这些你们可以通过测量证实，用医学的方式也可证明这种超常的现象既不是发炎又不是其它病状。可是心理学、医学能解释得了吗？你们有过这些体验吗？绝对没有！”他们只是默然。

所部有一次又找来省内三个寺庙的法师和主持，都是佛学院毕业的。法师A和B很有礼貌的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一一解答，他们不再多言。但法师C却是一个地道的政客，攻击大法，并发难的说：“你们师父给你们下有法轮，拿来给大家看一看？”当场有几十人，上有省宗教局局长，劳教所所长，下到一般干警，他一副好不得意的样子。

我平静的说：“你层次不够，就你的心性也没有资格看。修炼本来就是超常的，你不信超常的东西，那还修什么修？”他不死心的说：“算了，修什么！别与政府作对了，‘转化’回家相夫教子，报效社会，报效国家。”我严肃的说：“这些话出于一个[自称]修炼人之口，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刚才已声明，我们不参与政治，不反社会，不反政府，只是修炼！你却叫我‘转化’，我们修真善忍，请问往何处转？你叫我回家报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做真正的好人，却抓来这里迫害。我们怎样报效？这是国家的耻辱。修炼人以维护宇宙真理为天职，为不使迫害宇宙大法的恶人亡国亡民，我们才顶着压力出来证实大法。这才是真正的报效社会，报效国家。”

识不断提高，突破了“我”，对“助师正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珍惜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大法中能修成正法正觉的真正伟大的觉者”（《坚实》）有了初步感悟。师父的教诲“如果说你个大觉者能够管下边很多事情，那你可能就为更多的生命而存在。”不知怎的深深打入我的灵魂深处。就这样有了重大的使命感而坚持走出来证实法。

2000年3月我被绑架进了洗脑班，在那里我义正辞严的揭露邪恶、揭露迫害、公开炼功、公开学法。同年4月在中共党籍与大法之间，我又一次选择了大法，并向有关部门递上大法真象资料。作为业务骨干的我，因单位受610压力，没有被安排上岗，单位让我打杂，每月只发给我200来元的生活费。当年我本有望获评高级职称，并且一家市内有名、条件优越的单位同意我调往，一切均因坚修大法而受迫害成为泡影。当时坚持出来证实法还面临房子被收、家庭解体、工作被开除的威胁。但助师正法的使命使我义无反顾，舍尽一切的意志使我至空至静。

2000年5月份，诽谤攻击大法、攻击师父的全国巡回展来到本地。面对弥天大谎、造谣诬陷，我们忍无可忍。可是前去护法讲真象的大法弟子只是个别或三三两两。我们感到力量太小，抵制邪恶的力量不够。于是我们片区的近十名同修安排好家里一切，前去展览馆。在那里大家一齐向看展览的人们讲真象、揭谎

言、并在留言簿上留下我们证实大法的有力证词。由于大家心态正、没怕心，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安全返回。在高压下我们片区仍坚持学法、炼功、切磋，每周末都集体看、听师父的讲法，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

仅半年时间，大法把我从一个似修非修的学员，造就成了坚修的大法弟子。那时我在各方面的升华极快，师父对我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性的点化。有一天晚上，我打坐完毕，刚关上灯，黑暗中突现三朵莲花，通透明亮，好象花蕊里有灯似的，三朵花正转、反转、自转，美妙极了，层层花瓣立体感极强，瓣片厚实，颜色极美，花瓣边缘是紫色，往下一圈是浅紫色，中间部分是粉红色。我静观了几十秒钟他们才消失。

## 二、难中炼金体

2000年7月，我被非法绑架并被判劳教三年。进劳教所所遭的第一项迫害就是精神迫害——“转化”写“悔过”。当时劳教所从外地找来几个冒充大法学员的邪恶之徒，诱骗大法学员邪悟。面对邪恶因素铺天盖地，短短几个月内，几乎所有的大法学员都接受了“转化”迫害，面对昔日的同修误入歧途，面对大法遭到损失，我痛惜万分，决定抵制转化到底，即使天塌地陷，我也要撑起我这一片蓝天，坚决维护大法到底。

对于来“转化”我的众多监狱内外人员，我都是来者不拒，充分利用机会揭露邪恶、证实

到：“我每一次都是以真身在往下走，所以每次作为真神来讲，身体要下走，他们都不想叫我下走，都知道往下走是很苦的，就等于是毁了。一个神不管从多高来，最后到了人这儿在神的眼里那基本就是神死了。”（《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看到这时，我情不自禁的失声痛哭，我感受到了师父所承受的苦难，那种苦难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无法想象的巨难，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啊……！对师父所承受的巨难，我能体悟到仅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但那却是多么的苦呀！而我的这一点点苦与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相比又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呢？我还怎敢再向师尊诉苦呢？

我的苦不都是源于我放不下的人心，在法理上有不清晰的地方吗？法理清晰后，我体悟到的只是无限的美好与幸福。

前几天回家看望父母。有一亲属也是功友，被恶警绑架。母亲接到消息后惊恐万分。待她平静后，我开始发正念。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无论我修得好不好、精進不精進，旧势力不配迫害我。我从根子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就是师父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在师尊慈悲的加持下，我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通透了，我隐约看到自己象一尊金佛一样，稳稳的坐着。我知道。此刻，旧势力是不敢再来迫害我了。

## （4）赞扬声中更清醒

经历了重重魔难，我对大法

坚如磐石的心依旧如初。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真是柳暗花明，赞扬声也渐多了。

有的功友说我法理清晰，我怎敢自诩法理清晰呢？要知道佛法是无边的！师父法中讲：“在不同层次中佛法有不同的显现，但是越高越接近真理，越低离真理越远。”（《转法轮》）

有的功友说我悟性好，什么是悟，师父法中讲道：“我过去讲悟时，讲过一个都不讲的天机，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千百年来都认为是自己在修炼，自己在提高，其实你什么都炼不出来，如果没有师父管是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由师父给解决的，是法背后的因素给解决的。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你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在欧洲法会上讲法》）我怎敢说自己的悟性好呢，一切是师父给予的啊！

有的功友说我正念强，在巨难中闯了过来。我又怎敢贪天之功说自己正念强呢，要知道我在魔难之中能走了过来，其中溶着师父多少的心血啊！宇宙中又有多少正的因素和正神起的作用啊！身边的天兵天将也一直在给我护法呀！

## （5）梦中的点悟

前些天我做了一个梦，师尊

在讲台上给大家写评语，每个人手中有一份卷子，上面有自己证实大法的经历。大家一个个拿着卷子让师尊写评语。我伏在书桌上，内心万分的痛苦，伤心的哭啊、哭啊……心里想：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好，我哪有脸让师父写评语呢？这时，我的同桌走上去，师父给她写了评语。我知道她做得非常不好，师父都给她写了评语。再看看周围的同学，从表现上看，好像只有我做得最好，但我仍没有勇气拿着卷子去让师父给写评语。我仍旧伏在书桌上，伤心不停的哭啊、哭啊……内心对师父说：“师父，我不想与别人比较谁做得更好，我只想尽我的最大的力量去完成我的誓约，但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就这样，我在伤心欲绝的哭泣中醒了过来。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师尊，我愿再与您签约——随师下凡，助师正法，用我的生命维护法，当您的大法徒！

## 撑起一片蓝天 维护大法到底

文/西南地区大法弟子

### 一、惊起：

在饱受多年久病不愈的折磨后，我于1998年5月幸遇大法。很快，所有顽疾不治而愈，身心感受了大法的种种神奇。但那时自己没有走入真修，学法炼功很少到炼功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法炼功主要为身体健康、仍沉迷于常人生活，对大法与师父没有升华到理性认识。

1999年面对7.20的晴天霹雳，自己不得不认真作出抉择。

思考后，我决定继续在家炼，因为大法的超常性，说明师父就是来度人的，说明电视上的东西都是谎言、诬陷，我就是要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我炼功时，能量场前所未有的强大，小腹越来越热；对法理的理解能力明显增强。

同年11月某日，我学《病业》这篇经文时，深感惭愧——以前消业时稍大点都没过好关，放不下生死，不是吃药就是打针。此时，我下决心：以后如果再消业，我一定坚信大法，哪怕付出生命（当时所悟）。果然不久考验就来了，肠胃消业持续了一周，突然间吃不下东西、胃饱胀、疼痛、恶心等，我没有象过去那样把它当成病，虽然人明显消瘦、疲惫不堪但我仍然坚持上班，也不用上医院。第七天（周日）奇迹出现了：早上两三个小时内我连续拉了十多次肚子，不仅没脱水、卧床；相反吃过午饭，我突然一身轻，象刚洗澡出来那样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就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超常的体验妙不可言，让我更加坚定。

随着身心的不断受益，我产生了要向政府说心里话、证实法的强烈心愿。其实当时我仍无修佛修道的目标及愿望，只觉得法这么好，在法遭无端迫害时，是凡善良、正义而又受益的人都应该站出来证实，“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朴实的本性使我毅然放下名利情，充分做好了遭遇种种迫害的思想准

备。

2000年初，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超然的举动使我迈出了从人走向神的关键的第一步。在去北京的整个证实法的过程中，我的状态一直都很好，但是在返回的火车上，我陷入迷茫中，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否起作用，情绪低落。由于对法认识不深，此时的我完全回落到常人状态。师父掌握着这一切，为我作了周密安排，在证实法的路上把我往前推了一大截，让我坚定下来。在返程及被关押期间，在众多的护法者中，师父慈悲的先后安排我与本地区精进的三位同修在一起，让我得到他（她）们的帮助。他们各有所长，年轻的同修在法理上帮我提高；年长的在实修方面给我鼓励；中年同修让我了解了大法在本地区六、七年中的洪传情况，以及师父、大法留下的种种神迹。

短短几天，我的心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佛性被激发出来，产生了要跟师父回家的强烈愿望，为自己不精进荒废了一年多的宝贵时间而痛苦不已。心性一到位，仅被关押四天，于腊月二十九回到家。从此就全身心投入到护法中来。我发现公安、干警、610人员、单位领导等对大法根本就不了解，我便产生了要让他们了解真象，不参与迫害、不助纣为虐的愿望。回家当天我就着手写大法的真象，内容包括各方面：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与邪教的区别，关于所谓静坐中南海的问题（正好我在北京了解了中

南海上访真象），以及法轮功在1992、1993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盛况等等，长达万字。

此前在常人中，我只要连续写作3、4个小时就会头昏脑胀，而此期间，我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包括在大法书中找法对照、查资料等），但却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师父不仅给我力量，还给我智慧，灵感源源不断。有的真象文章说服力很强，如1400例问题，我利用了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年平均死亡率，大陆的年非正常死亡率等与强加给大法的死亡人数进行对比，充分证实了大法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强大功效。

写真象资料的过程使我对大法对师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认清了江氏集团弥天大谎的邪恶本质。这些真象资料算得上是本地区最早的真象资料了。部分同修拿去给亲朋好友看，拿给前去找他（她）们的公安、610人员、单位领导看，有力的窒息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这些真象资料为我日后在劳教所有力、有效的证实法、讲真象、反迫害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我对大法产生了如饥似渴的需求感。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抓紧全面深入学了师父所有的讲法，法上认识法不断突破，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对照法，修去了不少执著与常人心。时间虽短，却已为我此后被迫害三年多的时间里仍能以法为师正念正行、闯过重重难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我对法的认